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云湖

□若 怯

赴延安,我们是踏着芳踪来访亲。

我们的心情不逊当年再回延安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大巴上,大家争相诵读其影响深远的诗篇《回延安》,这是贺敬之先生十年后重返延安的心曲迸发,我以为这同样是我们访亲的真情写照。看喔,大诗人回来了,“亲人们迎过延安来”;相隔七八十年,我们也来了,“双手搂定宝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前后两代人的崇敬与深情,之于我们后者,其实更多的是向往与仰望。

抵达这天,原本风和日丽竟扬起一场多年不见的沙尘暴,不猛烈,是那种淡淡中有些忆旧的况味,当地乡亲们甚感过意不去,而对我们却有着别样的亲切,因为“无沙尘不黄土”,这恰好还原了昔年的气候气象,让我们能在实地情境中,感受一回延安时期生活的艰辛不易,也让我们与贺敬之先生产生了“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的隔空共鸣,更感佩延安父老乡亲退耕还林、修复生态获得的新业绩,才让我们继而有“换了人间”的对比衬景。

风沙淡淡地来,又快速地去,它又是著名导演黄云松在延安东方红大剧院外设计的一幕“场景特技”?尘埃落定,一幅山青林绿的画面,偕着一座现代都市的风光,跃入眼帘。在延安,我们在展馆中遇见革命大时代的一幕幕生动场景,观赏了黄云松导演为喜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而编排的大型红色重点节目《延安延安》,其中不少场面令我心灵震撼,时而为延安军民抗日寇而同仇敌忾,时而为延安人民勇于牺牲而热泪潜潜——剧场中,我情不自禁穿越,那些穿着灰色粗布军衣,在沟壑、山岭、窑洞前为军人、为群众忙碌的“小鬼”们中,有一位正是我!节目时长不到两小时,但我似乎在此生活、成长了13年!

我们不能不去宝塔山和延河。繁华、缤纷的场景,在宝塔山下、延河两岸铺排、展示,我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光亮闪烁、咔嚓声里,我们向曾在一起擘画千秋大业、扭转中国乾坤的老一辈领导人,致敬,告慰。

走进一座展馆,看过一间窑洞,聆听一场讲解,我终于明白洗星海《生产大合唱》为什么“三日谱就”,终于明白莫耶的《延安颂》为什么“传唱不衰”,终于明白贺敬之的《回延安》为什么“臻为经典”,因为,他们与延安、延安人民已深深地融为一体,血肉相连必然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在大巴车上,讲解员孙老师清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车内不少人打着节拍跟着哼唱,我亦沉浸其中,“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人喝……”欢乐的氛围中,孙老师用旋律为我们“端”上一碗碗米酒,我们“接”过后一饮而尽,心头甜蜜蜜。

徜徉圣地,我们想到了毛泽东主席与农妇伍兰花关于“被雷劈”的对话,我仿佛就站在一旁,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笑容和缓缓递上



的一杯热茶;真切地看到伍兰花眼中,由怨到惧再到感动而溢出的泪水。我们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抱病回延安访亲的镜头,他动情地为延安群众还没有过上好日子而愧疚而挂念,经他拨款兴建一座新桥,延安人民亲切地命名为“总理桥”,它连着万条民心,通向星辰大海。

我们来自革命老区盐阜,早年电影《陈毅与阿英》中有一首歌,这样开头:“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表达了革命者天下一家的亲密之情;诚然,论为中国革命的贡献,延安功勋巨大、盖世无双。在延安,我听到当地市民百姓称自己居住的地方为“延城”,与“盐城”音谱声似,无形中增添了一份“自来亲”。我们前来访亲的对象中,还有当年曾在盐阜一带生活、工作过的三位“老乡”。

一位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宝塔山上筑兵营,烽火台上起狼烟,摘星楼里察敌情,数万甲兵齐上阵,天下百姓享太平,摩崖石刻留英名。”正是这一位千古名贤,在盐阜留下了震古烁今的“范公堤”,把“忧乐情怀”铭刻两地。盐阜人民一直感念范公遗芳。

还有刘少奇、陈毅两位革命前辈。

在杨家岭刘少奇旧居前,我看到这样的介绍:“1942年底,刘少奇由华中回到延安后住在这里……他在七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统一全党的力量去争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3年10月,由此移住枣园。”历史一下子呼啸着返回到1942年,1月20日起,在我国抗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单家港召开,至3月5日结束。3月19日上午,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召唤,刘少奇等一行90多人,从单家港出发,渡过古黄河,转赴山东,踏上返回延安的征程,史称“小长征”。刘少奇同志甫抵延安,就住在杨家岭旧窑洞。他自1940年10月来到阜宁,前后共战斗生活了16个月,与地方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

还有陈毅元帅。他有诗云:“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他为新华社旧址——延安清凉山撰写的“万众瞩目清凉山”诗句,巨型朱字镌刻在半山腰。当年陈毅军长在阜宁停翅港挥就《湖海文艺社开征引》,至今仍是一方文化工作者的强力司南。清凉山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曾经做过12年报纸杂志新闻工作者的我来此,也算是对新闻前辈的一次诚挚访亲。

开发中的连云港市徐圩新区,云湖,是这片草木还不甚丰茂的滩涂上最绿最灵动的一道风景。她的独特身世和野朴的美,让我一见倾情。

那天,我们来到湖边的时候,金色的太阳正搁在沉稳庄重的大陆桥会议中心宽厚的肩上,绮丽的云霞将一湖碧水染成了斑斓的金红,连湖边的树也闪烁着金属的色泽。大家在水榭的台阶上纷纷举起手机,拍下这奇幻美妙的景象。而湖的东南,白色的徐圩新区产业服务中心大楼,很节制地与云湖保持着恰到好处距离,大楼柔性的线条仿佛随时准备接纳湖水波浪的亲昵。正北远处,淡淡身影的云台山,似乎是等候云湖多年的忠实守望者。我想,现今很少有哪座景观湖能够享受这么阔远的天际线!

因为服从集体活动,与云湖匆匆一见,只得暂别。

隔数日,我又专程来看云湖。从湖的北岸越过一座桥,来到湖心岛,眼前一片开阔。初夏上午的阳光把湖面和周围的碧树绿草洗得明亮清丽。丛丛芦苇笔立在水岸边,与它们身后的树丛一起倒映在镜面一样的湖水中,构成对称的湖面叠翠图;那些紧贴芦苇随意摆放的卵石和数只游弋的野鸭,亦在湖面倒影成双。

南岸水榭歌台上方,两片白色巨型张拉膜组合,似一只海螺静卧湖边。

沿着木栈桥向湖心走去。忽听泼刺一声,转眼见一条大鱼跃出水面,再细看,数条大嘴花鲢正聚首翻腾嬉戏,将湖水搅动出数个深深的漩涡;一条梭子一样细长的鱼飞快穿过,打破了沉在湖底的肥硕鲤鱼的清梦,红鲤稍稍浮动了一下身子,一团红晕在湖底濡染。原来,平静的湖水下,竟跃动着这么多蓬勃的生命!

生命的蓬勃还洋溢在环湖的绿植上。漫步在3.5公里长的平展展的环湖自行车道上,两侧浓密的杂树簇拥,构成一道清凉、深邃的绿色长廊,一阵阵树木特有的香气扑面而来。那些绿植,虽然也有成片或成行的单品种树林、绿篱,但更多的是混交林,水杉、柳树、雪松、大叶女贞、法桐、樱花、紫薇、花石榴等近百种树木杂处共生,构成了一个空间互补、自然和谐的生态小环境。

然而,当我知道美丽的云湖是在千年盐场的卤水蓄积池上开挖而成,不禁对她的每一滴水每一片叶格外肃然起敬!

云湖所在的徐圩新区,先前是著名的淮北盐场的产盐重镇,属于重度盐渍化土质,土壤含盐量达2%以上,最高超过3%,远高于绿化种植土壤含盐0.3%的上限。因此,13年前,云湖景观区建设面临的最艰巨任务就是排盐压碱。为此,建设者们遵循“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运动规律,利用原有水网肌理,引入淡水水源不断冲刷换水,排盐压碱,使湖水日渐变淡。

为了能够在土壤含盐量超

标近10倍的湖边植树绿化,建设者在云湖绿化带建立了完善的给排水系统。按确定的地底标高和坡度、坡向平整好地形后,铺设纵横相通的排盐管道,再在排盐管道上方铺设石子和土工布,然后回填客土,绿化种植,乔木需填土1.2至1.5米深,即使灌木也需填土70至90厘米深;同时铺设给排水管,确保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作为徐圩新区建设的先导区,云湖水景观工程的建设者还积极探索、创新绿化种植方式。他们对湖心岛绿化采取原土改良法,进行生态系统重构的尝试。将开挖出的原土伴入稻壳、秸秆等有机物料并结合专用的土壤调理剂,充分搅拌均匀后回填,栽种适生绿化品种,取得了成功。

我特地仔细观察了湖心岛原土改良的效果。岛上的乔木虽然没有湖边多,但也生机盎然。松软厚实的草根草叶给湖心岛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迷彩服。其上,一丛、两丛从白色的、黄色的小花仰望望着胖墩墩挺着肚腹的海桐球、金叶女贞球,好奇地张着小嘴巴,甚是可爱!最为壮观的是,漫坡遍野的蒲公英花柱托举着圆滚的白球,像无数颗泡泡在草坪间轻盈地蹦跳,又像无数盏小灯,点燃野草世界的激情。

望着这活潑的绿色生命,我被震撼了!从云湖水景观工程建成的2013年算起,经历了10年啊,这里的生物是以怎样顽强的韧劲在与盐田留下的遗产抗争!

越是在艰辛中得到,越是倍加珍贵。云湖是徐圩人的掌上明珠,人人都把为云湖添一份绿作为自己的责任。在云湖东南角,我走进一片银杏林,几百根粗壮的树干挺拔向上,枝叶茂密,蔚为壮观。我发现,每一棵树上都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植树者和植树时间等信息。同行的负责云湖管护的香河园林副总经理王余虎说:“这片林子,是徐圩新区第一批创业者义务栽种的。”我细看挂在树上的木牌:“徐圩新区创业林;植树人:……植树时间:2012年3月12日”。

“11年了!当年的植树人还在徐圩吗?”

“都还在。”

我忽然若有所思,不由得心生敬意,眼前的银杏林即刻幻化成一个个创业者的身影!

云湖,这个美丽的名字,据说灵感来自孙悟空的筋斗云。是那朵云,化云为雨,积水成湖……

徐圩的开发者们真的很浪漫!

我在想,千年祥云为何钟情于此?是这片黄海滩涂千年的沉寂被打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追随老孙多年的“筋斗云”自然是喜变追新,她要下来看看个究竟,谁知一看,就被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吸引了,被日新月异的变化震撼了,被建设者们的热情感动了!她不想走了,她要留在这里,陪伴大型石化基地闪烁的“繁星”,陪伴深爱这片热土、坚韧执著的拓荒人!

□姜 桦

清明节前的一场小雨,位于宜南山地的丁蜀镇上坝村水碧天青。山道旁,竹林里,一支支春笋可着劲儿生长。柳岸清溪,遍地繁花。江南的春天,就此进入了它的纵深处。

半山翠竹,半山茶园,上坝村自唐代以来即是南方主要的茶产地。这里的阳羡茶更是久负盛名。伴随着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一路走来,村里的那条茶马古道,弯弯曲曲。上坝村的20个自然村,25平方公里面积,宜茶山林近一半。上坝两日,所到之处,满目茶山,所见之人,皆为茶事。

上坝人种茶、制茶、卖茶、喝茶,而采茶的大多是从外地赶来的季节工。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步出下榻的客栈,走进宁静的山村,半山腰上的茶园里已经有一群人在忙碌,待我们绕过一个山坡,一片更大的茶园里,更是站满了采茶人。随着手指在茶树顶端翻腾跳跃,一粒粒茶芽被轻轻摘下,再轻轻落入茶篓里。来上坝采茶的大多是妇女。苏北的,安徽的,甚至有河南和陕西的。每年春天,清明前十天半个月,在当地茶农的邀约下,来自天南地北的采茶人就会坐上大巴,像候鸟一样来到江南,来到上坝,栖落在龙箐山下那一座座碧绿的茶山茶园之间。一只只手指,在采茶,更像在抚琴。采茶人每天早晨6点上山,除了午饭后的短暂休息,手指和眼睛几乎是片刻不闲。采茶讲究的是手准眼快,新茶采摘时还需看天气,民间就有“雨不采,晴而有云不采”之说。昨夜一场小雨,现在风停雨歇,泉鸣山涧,抬头远看,茶园蜿蜒,天空湛蓝,果然是采摘明前茶的好时光。

下午5点15分左右,上坝茶场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一早出去采茶的人们陆续从山上回来了,就像一条条小溪汇流到茶场门口,采茶女或蹲或坐,先将茶篓里的茶青倒在面前的塑料布上,对采摘的茶芽进行分拣,剔除掉那些老叶,只留下一两个芽头,然后才去过磅称重。采茶工的劳动按件计酬,每采1公斤茶青有80元左右的收入。但6万芽头一斤茶,捏在指尖的也就是挂着露水的那一粒,所以,采茶的活听上去轻松,做起来并不容易,即便是一个做了多年的熟练工,一天下来,一般也就采个两三公斤,能超过4公斤的,基本上都可以当冠军了。人虽累一些,但那些采茶女满脸带着笑。确实,和家乡土地上的劳作比起来,采茶还算一件悠闲的事。告别家乡,走进茶山,十指翻飞之间,采茶女挣了钱,还看见了在家乡没见过的茶山,这等于免费旅游啊。这么想来,这一份辛苦,依然值得!

百年茶山,千亩茶园,上坝访茶,不能不提到那条沟通江浙的茶马古道。石路悠悠,山泉阵阵。沿蜿蜒的山路拾级而上,脚下的道路皆由石板铺成。翻过乌峰岭,山的那边连着廿三弯和北川村。唐代,上坝所属的宜南山区就是有名的贡茶产地。据说,每年的第一批贡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至长安,江南距长安数千里,这批专供皇家品尝和清明祭祀所用的贡茶,在清明前十日即需启程,谓之“急程茶”。一路上水陆兼驿,日夜兼程,“十日行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当年,乌峰岭上的这条茶马古道,是否曾经递送过“急程茶”?如今,时事变迁,虽然没有了“贡茶”,也没有了“水陆两驿”,但现代化的物流方式一点也不慢。今天下午采摘的新茶,连夜炒制,明天中午就可以到京城了。更为可喜的是,3年前,上坝村成立了江苏省首家茶青交易中心。困扰上坝村数百户茶农和茶企几十年的难题得以解决,千亩茶山,茶乡上坝,成为宜南山区飞出的一只绿色凤凰。那一面面彩绘墙,一排排稻草人,一座座整齐漂亮的山村别墅,龙箐山上那顺流而下的山涧清泉,最终定格成一幅色彩斑斓、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问茶上坝,唐代诗人卢仝曾写下名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我却说了一句:“上坝,上茶!”上山,上水;上坝,上坝问茶,看着千亩茶园和依着茶园书院拍照打卡的人们,一句“上——茶!”翠竹满山,满坡茶园的上坝,远远近近的青山绿岭,真的就这样,携着茶香,一路走来。

延安访亲

□张安生

上坝问茶

